

張希白醫話精華

張希白（仁錫）青浦人後遷嘉善作寓公焉
以儒術行醫精于診切著有痢症彙參四言藥
性奪錦瑣言醫說等會紅羊亂起不克壽棗

張希白醫話目次

傷寒	一
溫熱	一
斑症	三
痰	四
血症	五
腫	七
痢疾	八
小便	九
淋	九
胎產	一〇

張希白醫話精華

上海秦伯未編纂

普甯方公溥參校

傷寒

余表弟媳。冬月患惡寒。頭痛如破。腰痛如折。周身骨節痠痛。怕冷異常。舌無苔。脈緊而細。五日絕不發熱。詢知平日飲食甚微。卽夏月不離複衣。余曰。此正太陽寒傷營症。與張石頑治陸氏病無異。想因素體虛寒。不能發熱。從來治法。未有正發汗之理。爰以景岳大溫中飲去熟地麻黃肉桂加桂枝。一劑而寒罷。再劑而熱作。復診從石頑用補中益氣加熟附。數服而諸恙霍然。因知古人醫案。皆足爲後學法守。業醫者奈何多口頭滑過。

溫熱

丁家棚朱姓。年四旬外。平昔氣陰本虧。三月初得風溫症。醫投辛涼疎解。

之劑頗應。越旬餘。身熱復作。乍輕乍重。體倦神煩。醫因其原虛。改用滋陰藥十餘帖。身熱更熾。昏憤日出。時余適往其地。伊友見而招之。診得脈形沉數。謂其友曰。證雖虛而邪未達。張介賓云。陽邪獨亢。陰氣不至。而虛中有熱者。殆卽是退也歟。因留犀角地黃湯加黃芩麥冬一方。半月後。始知此方連服三劑。諸症漸症。

程姓子病溫熱旬餘。身熱不退。舌黑生刺。鼻如烟煤。神志昏亂。手足微厥。六脈沉細。此必承氣症。而誤服白虎也。白虎無破結之能。徒戕胃氣。反鬱其陽。致令脈道不利。腑熱壅閉難解。遂與大承氣連進兩劑。大使得通。下後脈見浮數。余謂家人曰。邪達於表。汗將大至。連煎白虎加人參湯灌之。覆杯果汗至如雨。

一木作李姓。身熱漸和。而神識昏昏如醉。脈沉數有力。舌赤無苔。頻喜出口。話至鼻尖上下。或口角左右。欲索刀以自去勢。與之言。初則似清。繼乃昏亂。

歷治多人。皆嘆爲異。余曰。此邪熱傷及心營之重候也。不必疑其症。但以脈舌憑之。即可得其治法。傷寒舌鑑中。所謂紅絳舌者。大率類此。爰宗其意。用黃連解毒湯。加生地。雲苓。連翹。燈心等味。連投二帖。病機稍退。漸次向安。

斑 症

朱里蔣友。病經數日。煩躁面赤。身雖燥熱。時發畏寒。語言如狂。舌苔焦灰。醫進白虎加味。心中痞悶。腹大痛。一日夜下利清穀十餘次。醫改用五苓加滑石車前。連服兩帖。面之赤者變爲青矣。下利雖似稍緩。而手足漸冷。氣息微續。家人驚惶無措。聞余返棹。急來邀治。按脈浮大不鼓。謂其家人曰。寒邪錮結。勢欲發斑。但元陽大虛。深慮正不勝邪。若非峻補托散。則邪陷日深。必致危殆。仿大溫中例。用大熟地。潞黨冬。朮當歸。炙草。柴胡。葛根。煨姜。服後汗出如雨。遍體赤斑始透。痞悶畏寒泄瀉等恙皆除。仍以原方去柴葛再服。明日余欲回善。授以理陰煎加參朮。

丙午初夏。朱蒼山身有微熱。面白神呆。口渴喜飲。語類鄭聲。腰腹間有淡紅色如斑狀者。約百餘點。醫用葛根柴胡牛旁杏仁蟬衣赤芍等味。連進四帖。而病不增不減。伊兄兼山就余商之。余曰。證因作強太過。而又感冒微邪。邪乘虛入。伏於少陰。亟宜填補真陰。略加透邪。可免許多周折。不爾非特邪無出路。真陽不能潛藏。勢必釀成格陽重候。

□ 痰

陳某四旬外。素無疾病。忽一日遍體刺痛。痛甚。身寒而戰。戰罷則熱。熱退無汗。是夜必夢其亡友。大哭而醒。或十日一發。或五日一發。于今三年矣。咸疑爲祟。百計祈禱。終歸無濟。同居有馮姓者。勸伊來寓求治。診其脈沈滑而實。此李士材所謂痰飲之疴也。馮問有祟否。余謂崇豈能爲病。實病似祟耳。用滌痰丸不應。改用礞石滾痰丸。每服三錢。連進四日。得下稠痰數十次。此症遂不發。徽友汪永年子。四月下旬。頭疼惡寒。臥榻不起。定屬伏邪內發。醫因壯熱

不解便與發汗。見有赤斑。驟用寒冷。寒冷不已。繼以攻下。正氣轉傷。邪熱結而身汗如油。唇燥舌黑。神識皆昏。切其脈皆不應指。想素體本有濕痰。又得邪熱鬱蒸。胃中津血。悉變爲痰。氣爲之阻滯。脈道因是不通。脈症細參。當從痰治。遂用黃連。胆星。枳實。菖蒲。竹瀝。半夏。陳皮等味。一劑而神識清。再劑而大便得下。後卽以此方加減。服數劑而漸瘳。

血 症

西塘伍姓年二十餘歲。體壯力強。初夏鼻衄如湧。勢殊危篤。三日來芩連知柏。鮮不備嘗。余診時見其面白息微。脈形虛弱。身冷如冰。鼻中猶涓涓不絕。余以爲此氣虛不能攝血。定非火症。若不急進溫補。恐去生不遠。正古人所謂有形之血。不能卽生。無形之氣。所當急固者也。用黃芪二兩。黨參炙草各五錢。熟附三錢。煎濃汁頻服之。衄遂止。繼以四君子加歸芍。服數劑而安。越月新埭吳秀成亦患鼻衄。旬餘矣。遍求方藥無効。時余初遊善地。尙未著名。以許衡如

荐就診于余。余曰：是非錯經妄行，乃陰虛格陽之重候也。宜益火之源，以消陰翳。庶幾有濟。用六味地黃湯，加肉桂、淮膝，服兩劑而衄止。

錢湘吟於冬月血溢上竅，勢若湧泉。其尊甫急遣人來邀。其脈數大而弦。余曰：此症朱丹溪所謂陽盛陰虛，有升無降者也。用大生地炒蘇子、炙龜板、焦山梔、連翹、茜草根、炮姜、杏仁、藕節、童便，連進三劑止。唯漸加欬嗽。湘吟頗有憂色。余慰之曰：陰分本虧，血又大去，是虛火上炎，嬌臟受熾，而嗽作矣。陰復則嗽自止。用熟地、沙參、麥冬、淮膝、川貝、雲苓、龜板、花粉、白芍等味，服數帖而嗽亦除。越月北上，途中不便煎劑，遂以此方加減合丸。

衛姓婦年四旬外，經來腹痛，淋瀝十餘日。忽然大崩，有塊色紫，或以血熱妄行，用生地、川連、黃芩、地榆、丹皮等藥不應。或爲氣虛不能攝血，用補中益氣湯又不應。余診之脈得浮大，肝爲風臟，陰不蓄陽，肝風妄動，非溫補何以熄風。因以人參、生地、阿膠、杞子、杜仲、菴蓉、麥冬、歸身、石斛、白芍、肉桂，連服兩劑而止。

自後卽以此方加減調理半月。面色精神皆能如舊。按崩中症。凡屬風者有二。因此內風也。而外風乘虛內襲。鼓蕩血海。亦有是症。不可不辨。

■ 腫

松江徐君令郎十四歲。風邪入肺。化火。欬逆多痰。往來寒熱。醫進辛溫疏解不效。繼因足腫。從濕熱治。大投黃連等劑。亦屬無功。漸漸頭面肢體皆腫。陰囊極大。其色光亮。小溲全無。身熱欬喘。有進無退。疊用分利之劑。醫見無效。皆辭難治。因延余診。予思經云。肺熱如火。燎又云上焦不治。水溢高原。可知是症。其熱在肺。肺熱則失其下降之令。不能通調水道。下輸膀胱。水因聚于皮膚。用麥冬在耑清肺氣。琥珀淡竹葉通草。下達膀胱。加白粳米以培其母。兩劑遂愈。新篁沈某來寓就診。氣粗色白。腹如釜。囊如汁。腿如柱。脈形沉弱不振。正屬氣虛下陷之病。而用牛膝車前等味。可以愈服而氣愈陷矣。清陽不能升。濁陰焉得降。因用調中益氣湯。去木香。加附子。甫兩劑。腫去其半。後仍以此方加

減調理半月而病除

痢疾

張香岩令堂深秋得下痢。腹中陣痛。肛門重墜。延至初冬。臥床不起。形容憔悴。飲食漸少。微有寒熱。治痢諸方。幾乎遍嘗。香岩轉懇秋堂。邀余診其脈。沉遲而滯。余曰。鬱怒傷肝。思慮傷脾。證屬肝脾兩傷。原不可與濕熱下痢同治。蓋木陷土中。土木爲仇。轉輸條達。兩失其職。胃中糟粕。不能運化。遂滲入大腸而下。卽金匱所謂氣利也。用逍遙散加香附砂仁。連服三劑。病衰其半。再以原方去香附薄荷砂仁。加參地柏子仁遠志等味。數劑而安。

庚戌季秋。閔松坡以產後下痢症見招。據述前數日。驟起腹痛。所下如魚腦。或如凍膠。晝夜凡五六十次。昨產一男。敗血不下。而痢如故。余以生化湯加味與之。明晨復診。惡露雖通。而下利仍多。見其頭面及四肢微腫。口不渴。唇不焦。脈形細軟無神。因謂松坡曰。中焦陽氣本虧。又傷生冷。因之升降違常。陰寒

獨結飲食所生之津液。不能四布。而反下陷。不進溫補。則陰氣日長。陽氣日消。將如大地羣芳。有秋冬而無春夏。其能生機勃勃乎。以附子理中湯大劑與服。服後兩時許。腹如雷鳴。陡下敗血斗許。仍用原方加當歸川芎。兩劑後惡露漸少。痢亦頓止。調理數日。康復如舊。

□ 小便

婁署幕友李君。患小便數而多。且有時不禁。色白體羸。邀余診之。按其脈大無神。陽虛也。升少降多。法宜補火。授六味地黃湯去澤瀉。加桂附。明日署中有宗姓者。亦患是症。脈虛數。色亦淡白。余謂氣爲水母。水不能蓄。以氣不能固也。爲投補中益氣。各服數劑。症皆霍然。

□ 淋症

顧次香患血淋兩月餘矣。每洩便必先凜寒。形瘦食減。自服滋腎養營之劑不效。醫以爲若不通利州都。則濕熱從何而去。因用生地萆薢木通石韋車

前等味。病反增劇。最後索治於余。診其脈沉細而弱。兩尺爲甚。問其色則瘀晦無光。不鮮不紫。余曰。此膀胱虛寒。陽不化陰之候。用金匱腎氣丸。每服三錢。以黨參當歸血餘灰製丹參作湯送下。連進數劑而痊。丹溪謂諸淋皆忌補。此說余不敢深信。

□ 胎 產

孫春洲令媳。懷麟九月。忽下紅積。色甚晦瘀。日夜百有餘次。小洩全無。胸膈煩悶。腹中急痛。腰痠後重。且胎氣不和。諸醫以爲此症。升之不可。降之不能。頗難用藥。不得已邀余診治。余謂春洲曰。脈浮舌苔白滑。定屬風邪乘入營分。證雖危殆。尙可療也。用防風炭炒荊芥薄荷梗桔梗枳殼當歸查炭小生地荷葉梗午後煎服。至夜半遍體微汗。腹痛稍緩。痢亦大減。因卽原方去薄荷梗查炭。連服二劑。痛止痢除。能進稀粥。再以人參白朮淡芩生地炭阿膠等味。調理數日。而起居如故。踰月始舉一雄。

丙午秋夜。鄰人來叩戶。云作日午刻。內人生一男。身體頗安。飲食亦不減。忽於今日酉刻。連叫數聲。遂發狂怒。大言罵人。因問其惡露有否。曰甫產頗多。今尙未止。又問其頭上有汗否。曰無。老人思索良久。曰是殆胎前所聚之痰。飲未得與痰齊下耳。彼懇用藥。爰以半夏胆星橘紅石菖蒲旋覆雲神。卽前輩所謂六神湯者授之。明晨其夫來曰。三更服藥。睡至黎明始醒。病遂失。

一婦坐草後兩日。惡寒發熱。以輕劑疏解。遂汗至如雨。越日汗收。食進。毫無所苦。醫議停藥。豈知三日夜。頃刻間腹中緩緩作痛。大便溏泄數次。神志不安。自云熱極渴極。苦難言狀。脈應細而數。余至已二鼓後。病家急於用藥。將欲下咽。索其方。乃去瘀生新。皆產後之通套。余曰此脫陽也。證屬少陰無疑。遂以熟附炮薑炙草炒白芍入尿胆汁爲劑。服完卽睡。醒來熱渴頓除。後以四君子去朮加桂枝歸芍懷膝牡蠣二帖而痊。